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二十二回 啞園公錯賣美人圖 老畫師驚悟觀音像

詩： 佳人命薄歎淹留，飄泊渾如不繫舟。
選伎徵歌何日盡，隨行逐隊幾時休。
深愁肯使隨花落，長恨何如付水流。
情到不堪回首處，傷春未已又悲愁。

才這一座花園，卻是李岩刺史所建，名為「麗春園」。園中有一座高樓，就名為「麗春樓」，原與那些歌妓們行樂的去處。」刺史公存日，一生豪俠，不惜千金，遍遊名郡，多買舞女歌兒，共得六人。一個個盡是傾城豔色，絕世奇姿。那第一個最美麗風月的，喚作梅蕊珠，揚州人氏，年紀可有十七八歲，生的描不成，畫不就，瓊容瑤面，玉骨冰肌，堪稱金屋多嬌，不減昭陽女子。說印文技中，則琴棋書畫，詩賦詞章般般細諳；女工內，則剪水載雲，描鸞刺鳳，件件精通；更兼吹彈歌舞，侑酒持觴，總為泛泛末技。那五個又比他略次一分，也有閉月羞花之貌，沉魚落雁之容。一個喚作張弱秋，一個喚作李湘卿，一個喚作劉小玉，一個喚作張欲仙，一個喚作韓小小，俱是蘇杭選來的絕色。那刺史公得了這六個，已遂平生願欲，精集良工，遍搜名山異木，向那內庭中建了六所院房，把這六個女子分為六院，又總建一座高樓，就令梅蕊珠在內朝夕與那些群妓們彈絲品竹，教演樂工，遂取名為「蕊珠樓」。上列著一個匾額，題著四個大字云：「六院瓊姿」。便到姑蘇去請了一個有名的畫師，把這六園女子總畫作一幅美人圖像，懸於寢室，以便晝夜提防。這刺史公縱欲酣娛，朝歡暮樂，僅僅只有一年，不料一旦而亡。那夫人楊氏，待開喪事畢，便與族人計議，把那六院女子一個個擇配良人，各宜家室，方免有「空老朱門效白頭」之歎。遂將那一幅美人圖，與女孩兒若蘭小姐收貯閣中，留作先人遺蹟。

說這若蘭小姐，卻是李刺史親女，年方二八，尚未適人。生得恭容絕世，旖旎超群，精善女工，兼通文翰。刺史公在時多少貴族豪門央媒求聘，因老夫人十分愛惜，只是不肯輕許，以此蹉跎至今。這也是小姐婚姻將至，時值天氣晦暗，這小姐把那幅美人圖取將出來，展開一看，只見顏色漸漸消褪。便喚侍婢瓊娥，攜到園中芙蓉軒上，曬些日色。不料黃昏，瓊娥頓忘收拾，卻被那啞園公次日灑掃花軒，收拾了去。連他也不知甚麼畫像，仔細一看，認得是幾個美人。只道是一幅神像，料來也是換得幾埋酒吃的。遂拿出園門，恰好又遇文荊卿，將一百文錢買去。

過了數日，將及刺史公忌辰，老夫人對小姐道：「孩兒，十三日是你爹爹忌辰，我已曾吩咐院子整備祭禮，向靈前拜奠一番，以盡你我孝敬之心。只是一件，你爹爹生前至喜歡的，是那六院中歌妓。今日人亡時異，卻也不須提起，你只去檢出向日遺下的那一幅美人圖來，明日並列在你爹爹靈前，與他陰魂再一塊睹，便得瞑目九泉。」你看這小姐，聽母親問起美人圖，心中仔細一想，霎時間牝生紅，纖眉顰翠，便思量得起前日曬在芙蓉軒上，還未收拾回來。只得朦朧答應了母親，走進房中，悄悄喚瓊娥問道：「前日那幅美人圖，可曾收拾在哪裡？」瓊娥聽問，卻便閉口無言，回答不來，癡癡的兩眼觀天，想了一會道：「瓊娥自知有罪，前日因侍小姐繡那一首長幡，與老夫人到崇祥寺去還願，匆匆的到了黃昏，卻不曾記得收拾。待瓊娥再去尋一尋看。」小姐道：「你可再去尋一會來，也沒有萬勿與老夫人知道。」

這瓊娥應了一聲，也管不得三步哪來兩步，連忙走到芙蓉軒上，四下搜尋，哪裡見有甚麼美人圖。只見那啞園公恰好手提一隻酒罐，拿了幾文錢，正待出園沽酒。瓊娥近前一把扯住，問道：「管園的，這芙蓉軒上昨日曬著一幅美人圖，敢是你拾了去？」那園公心中已自明白，只做不知，把手亂搖。那瓊娥看他手裡拿著幾個錢兒，覺也有些疑惑。便正色道：「這園中再沒有閒人擅入，你敢是拿到哪裡賣了錢麼？」園公又把手搖了幾搖。瓊娥道：「你若是收得，我去與小姐說，做一件新布道袍與你，再與你百十文錢，買酒吃吧。不然，老夫人知了風聲，拷打起來，連你都有分了。」這園公見瓊娥迫問得甚緊，面孔通紅，身上撲簌簌驚顫起來，失手倒把一個酒罐打得粉碎，放聲大哭。

瓊娥恐怕老夫人知道，連忙轉身來見小姐道：「小姐，不好了！那美人圖卻被管園的拾去賣與人了。」小姐驚問道：「呀！有這樣事，你怎麼知道？」瓊娥道：「瓊娥恰才正到芙蓉軒上尋覓，只見那管園的手拿了幾文錢，提著一隻酒罐，正待走出園門，被瓊娥連忙上前扯住，仔細盤問，他霎時間面孔通紅，倉皇無計，失手倒把酒罐打得粉碎，對著瓊娥放聲大哭。」小姐道：「事有可疑，那管園的每常時若不是老人賞賜，那裡有賺錢處？這決是他拿去賣與甚麼人了。你快快去對他實說。這是老爺遺下的故跡，明日老夫人知道，追究起來，不是當耍，畢竟要還個著落。他若果是賣與人去，我這裡就加一倍利錢贖回了吧。」瓊娥道：「瓊娥適才原要對他是這樣說，他便哭得不住。恐老夫人在房中聽見，漏泄風聲，卻不穩當。只得轉來與小姐商量計較。」小姐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事到其間，教我也沒有甚麼計較。既然如此，且隱放在心，不要出口。待明日老夫人十分要取出來，再作理會吧。」

只見十三日侵晨，老夫人把祭禮打點齊備，喚瓊娥去對小姐說：「今日是老爺忌辰，請小姐早早起來梳洗，與我同到靈前祭奠。你去先取那幅美人圖來，我這裡等候張掛。」瓊娥勉強答應，疾忙走到房中，來見小姐。原來這小姐也正為著這一件事強睡在牙床上不肯早起。瓊娥慌了道：「小姐，怎麼好！老夫人在堂前等著美人圖張掛，這件事今番決難遮掩，免不得漏泄了。」小姐道：「自古道千丈麻繩總須有結，畢竟是瞞不過的。待我起來自到老夫人跟前討個方便去。」看這小姐便揭開錦帳，穿上羅襦，也不管蒙頭垢面，鬢亂釵橫，匆匆來到堂前與母親相見。老夫人看見小姐這個模樣，便問道：「孩兒，這時候雞聲唱午，日上三竿，女孩兒家方才睡起，可也特怠惰了。況且今日是你爹爹忌辰，我已曾喚瓊娥來對你說，早早起來梳妝。緣何這時還是桃腮凝宿粉，檀口帶殘脂，卻怎麼說？」小姐道：「稟母親知道，孩兒特為美人圖一事，來到母親跟前討個方便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正是，怎麼那幅美人圖不帶了出來？」小姐道：「母親，那幅美人圖，孩兒因前幾日天色晦暗，恐怕消滅了顏色，攜向芙蓉軒上曬些日色。不想那日因要繡幡還願，匆匆到晚，不曾收拾得回來。前日母親問起，孩兒便著瓊娥急去搜尋，竟也不知去向。」老夫人驚問道：「有這等事，美人圖竟尋不著了！這都是瓊娥那賤婢失於檢點，快著落在他身上尋來。若沒有時，就是一頓板子！」小姐跪下道：「母親請鑿雷靈之怒，容孩兒一言剖決。瓊娥失於檢點，罪所固宜，若論起來，還該著落在那管園的身上尋來。」老夫人連忙扶起，回嗔作喜道：「孩兒，你豈不知道，爹爹存日，不惜千金重費，廣置六院瓊姿。今日人亡事異，僅僅只存得這一幅美人圖像，留為遺蹟。是你我用得著的，便萬兩黃金也不輕售；那用不著的，便是十數文錢還嫌價多。也罷。你且進去慢慢梳妝，待我著院子去喚那管園的啞廝來，問個詳細便了。」那小姐謹遵母訓，走起身遂喚瓊娥同進房，伏侍梳洗。

說這院子，承老夫人之命，來到園中喚那啞廝。只見那啞廝吃得醉醺醺，紅頭赤臉，倒在芙蓉軒上。院子道：「管園的，老夫人喚你有話吩咐。」那啞廝把手搖了兩搖，又把眼睛合了一合，只是不肯爬起身來。院子道：「你敢是吃醉了，要睡著麼？」啞廝把頭點了一點。院子隨口道：「你不去也罷，只怕一個好機會失錯了。」那日是老爺忌日，老夫人設下牲禮祭奠，敢是要與你些酒食。」這啞廝便欣欣然同院子來到堂前。老夫人問道：「管園的，你老老年紀，也不知些世事。那一幅美人圖，是老爺遺下的故跡。你緣何悄悄竊去賣與別人，能值幾何？我這裡與你些錢兒，早去取贖回來，還賞你幾罐酒吃。若是東遮西掩，明日訪著蹤跡，只怕你悔之無及。」啞廝聽了磕頭就如搗蒜，再也不肯承認，把手向著瓊娥頻指。老夫人喝道：「胡說，你若是在小姐房中遺失去的，自然著這賤婢身上尋還。既在芙蓉軒上失去，豈不要在你身上著落！況那園門局閉，便是雞犬也走不進來，有誰擅入園中？這不問自明是你竊去！」那啞廝一時心慌，便把手向天指了一指，又向天拜了一拜。止不住就淚如泉湧，就連磕了十數個頭。老夫人道：「可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且住，待我向老爺靈前祭奠過了，慢慢問你，少不得要個著落。」啞廝只得站起身來，伺候老夫人祭奠完畢。小姐道：「管園的，這件事不是當耍的，你去取得回來，我與老夫人說重重賞你。」那啞廝便向小姐跟前雙膝跪下，

放聲大哭。那小姐恰是有一點惻隱心的，見他如此模樣，唯恐果是外人竊去，連累著他，只得替他向老夫人跟前討個人情道：「孩兒有句不知進退的說話啟上母親，那幅美人圖這時陡然記得起，恰不是這啞廝竊去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孩兒既在那芙蓉軒上失去，不是這啞廝，卻是誰來？」小姐道：「孩兒想得前日夜間風緊，敢是吹出在園外去了？」老夫人便仔細想了一會，才有幾分肯信，暗點點頭道：「這或是被風吹到哪裡，也不見得。喚這啞廝且站起來，我看小姐份上，饒過你這遭。」那啞廝聽說，真個是轉禍為祥，就向老夫人、小姐跟前磕頭叩謝，起來站立在旁。老夫人道：「今日若非小姐思想得到，莫說你是講不出話的一個啞廝，便是渾身是口也難分辯。只是一件，我看你這許多年紀，早晚灑掃園亭，灌值花木，也任不得那般勤苦。」吩咐院子：「明日到南莊去看一個後生的回來，換他去吃幾年自在飯吧。」院子回答道：「這管園的有一癩痢兄弟，今年二十餘歲，做事到也伶俐，而今現在南莊上養牛羊。何不明日打發這管園的去，換他兄弟回來灌園就是。」老夫人道：「言之有理。你明早起來，一壁廂打發這啞廝往南莊去，換那牧童回來，一壁廂還去寫幾張招子，把那美人圖各處再尋一尋。」

說這院子，次早起來，遵著老夫人儼諭，把那啞廝打發出門，隨即寫了幾張招子，到處一貼。上云：

李府自不小心，於本月初十夜被風吹出美人圖像一幅，上有「姑蘇高嶼」四字，不知遺落何處。倘有四方君子收穫者，願出謝銀若干，知風報信者，謝銀若干。決不食言，招子是實。

那院子把招子貼遍，並不見一毫消息。老夫人見沒處尋覓，終日怏怏不樂，抱悶在心。一日若蘭小姐慰解道：「孩兒嘗聞古人有云：『得馬未為喜，失馬未為憂』。只是一件，孩兒若是別樣花卉，便能想像向針指中刺繡得出。這一幅美人圖像，孩兒便要刺繡將來，終難下手，卻怎麼好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孩兒說那裡話。那美人圖原是丹青畫就，豈是針指繡成？」小姐道：「這一發是容易的事。孩兒想，這世間難道只有這一個畫美人圖的丹青妙手，別沒了第二個畫師？便去再請一個有名的來，重畫一幅就是。」老夫人笑道：「孩兒言之有理。你卻聰明了一世，我做娘的到懵懂在一時。」便喚院子來問道：「這臨安府中那裡有出名的好畫師麼？」院子回答道：「老夫人在上，這本處別沒有出名畫師。若要畫些花卉鳥獸，便是這裡轉灣有幾個畫工，也將就用得。若要從前畫那一幅美人圖像，決要到姑蘇去請那個老爺當年在日原畫這美人圖的老畫師高嶼到來，方才合式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我想老爺當初請他來畫這美人圖的時節，那高畫師年已衰邁。至今又隔了幾年，也難卜他存亡蹤跡。」院子道：「那高畫師兩月前，賈尚書老爺曾特地請他來畫了幾幅壽軸，才回到姑蘇不多幾時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姑蘇卻有多少路程，須要幾個日子，方才得到？」院子道：「此去姑蘇約有一千餘里。若要來往，須得一個月餘。」老夫人道：「也罷！我就多與你些盤纏，今日便要你起身去走一遭。只是早去早回，免使我在家懸懸久望。」

說這院子，便去收拾行李，乘著便船，一路順風，不上六七日，就到了姑蘇城，遍處尋訪，方才覓得高畫師居處。說這高嶼畫師，原是姑蘇人氏，一生唯以丹青自貴，也算得是姑蘇城中第一個名人。聘請的俱貴戚豪門，交往的盡鄉紳仕宦。這院子走到他家門首，只見一個後生執著柬帖，正待走進門去。院子上前道個問訊，後生道：「老哥是那裡來的？」院子道：「小可是臨安府李刺史老爺家特來相請高畫師的。」後生道：「來得恰好，我家畫師正待這兩日內要到臨安賈尚書老爺府中賀壽。請到堂前少坐，待我進去說知。」院子便隨到堂前坐下。這後生進去不多時，只見那老畫師扶著一個小廝，慢慢的走將出來。院子連忙站起，仔細觀看。那老畫師：

皓首飛星，蒼髯點雪。戴一方烏角巾，提一條蛇頭杖。越耳順未帶龍鍾，近古稀少垂鶴髮。瀟灑襟懷，誰識囊中隱逸；清音品格，儼然方外全真。

那老畫師笑吟吟問道：「足下是何處來的？」院子道：「小可是臨安李刺史老爺府中特來相請。」老畫師道：「那李刺史莫非是數年前接我去畫美人圖的麼？」院子連忙道：「那正是我老爺。」老畫師道：「你刺史老爺已亡過數年，足下還是奉何人台命，不憚千里而來相召老夫？」院子道：「小可正奉老夫人之命，敢迎老畫師回到臨安，重畫那一幅美人圖像。」老畫師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老夫日內也正欲買棹親抵臨安，到賈尚書府中賀壽。既是老夫人相召，順便趨往就是。」吩咐家僮快備茶飯款待。便留院子家下住了兩日，再去買了船隻，一齊回到臨安。

老畫師到李刺史家，便請老夫人相見。老夫人道：「老畫師愈比當年精健了。」畫師道：「老夫人在上，老夫記得昔年刺史老爺命畫美人圖的時節，至今又越數年，真同一瞬。今日不知老夫人相召有甚指教？」老夫人道：「老畫師請坐，今有一言咨啟：當年先人存日，不惜千金，廣置歌姬六院，便延老畫師畫作一幅圖像。誰知先人傾逝之後，六院歌姬盡皆星散，但是僅僅遺下得那一幅美人圖，留為故跡。不期日前偶然失去，竟無處尋覓。這是先人故物，豈可一旦輕遺。老身想得當年那一幅，原是老畫師手就，至今雖隔數載，料然老畫師未得頓忘。因此特地遣僕遠馳，迎到寒家，敢求佳筆。」老畫師聽罷，沉吟半晌，方才回答道：「那幅美人圖，雖是老夫向年畫就，那時節有六院美人面貌現前。今日人亡歲久，教老夫一時落筆難成，這卻如之奈何？也罷，老夫不敢推阻，只求老夫人吩咐灑掃一間幽靜書房，待老夫慢慢用些細巧工夫，想像畫一幅兒便了。」老夫人便喚院子收拾了一間書房，擺列下金箋玉硯，便把老畫師延入。

原來這書房中原掛著一幅觀音佛像，刺史公在日，早晚焚香供奉，祈禱甚靈。自刺史公亡後，一向沒人奉祀，久絕香火，每當時白晝裡就向書房現出金身。這也是那觀音大士欲顯靈通，這畫師獨坐空房，對著箋，蘸著筆，盡盡想了一日。看看想到天晚，方才有些頭緒。正待提起筆來，只見滿屋中霞光閃爍，瑞氣紛騰，忽然現出一座金身，恰正是觀音大士神像，左邊善才，右邊龍女，手執著楊柳淨瓶，腳踏著蓮花寶座。老畫師見了，慌慌張張跪下叩首道：「大士白晝現身，敢是觸悟弟子一時迷性？」恰便低頭就拜，只見一時間霞光散去。老畫師連忙站起，正待走到堂前說與老夫人知道。忽見桌上已列著一幅現成畫像，便展開仔細一看，上有「姑蘇高嶼」四字。原來就是向日失去的那一幅美人圖，卻被觀音大士攝取轉來。這老畫師見了，滿心歡喜，連忙拿了，急急走到堂前送上老夫人，便把觀音大士現出金身，一一備說。老夫人便請小姐出來，一同細看，果然是那一幅美人圖像。老夫人喜道：「這非是老畫師入神摹想，總得觀音大士顯此靈通！」隨喚院子，當晚整備齋供，先向神前叩謝。